

国防大学 2 071 0229 5



第 44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 范 明(1)

历史背景——受命保护尊重班禅 为解放西藏作准备——中央决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向班禅行辕派驻代表——陪同班禅晋京向毛主席致敬——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协议 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达赖和西藏人民欢迎班禅返藏——积极做好护送班禅返藏筹备工作——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随军返藏筹备迎接班禅返藏事宜——护送班禅大师荣返西藏——习仲勋对做好班禅工作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指示——达赖班禅亲密会晤——胜利地完成了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的历史使命

人物述林

缅怀父亲杨虎城将军 杨拯民(45)

杨东莼生平评述 杨慎之(52)

长期的翻译和著述生涯——为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既是老革命，

又是新党员

我所了解的赵戴文 杜彦兴(80)

五台秀才 留学日本 ... 中山信徒 推崇革命
——三民主义 始终贯彻——治学一生 自有主
张 ... 服从中央 统一行动——爱护人才 不分
党派——保持气节 不当汉奸——尽心尽职 廉
洁奉公

抗战纪实

抗战期间赴美接舰归国亲历记 阳克铭 胡征庆等(106)

投笔从戎 —— 飞越驼峰 —— 在印度旅途中 —— 横
渡太平洋 —— 海滨旅游胜地迈阿密 —— 在海军训
练中心的学习生活 —— 友谊与偏见 ... 欢庆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 —— 反贪污的罢课绝食风潮 ——
接收美国赠送的八艘军舰 —— 在古巴关塔那摩军
港进行作战训练 ... 跨越两洋 万里返航 —— 八
舰官兵回国后的去向 —— 后记

记抗战时期的记者学会战地服务队 任是军(163)

甲、建队前后：总会的决定；建队前的准备；青
记一支队的成立；雷鸣远和督导团。

乙、艰苦创业：青记一支队的初期活动；七人被
捕；创立队部；筹组青记中条山区分会。

丙、滞留中原：风雪王屋；掩护牺盟人员；撰写
战地通讯；总会被迫停止工作。

丁、青记北方办事处：参加太行分会工作；太岳

新闻训练班；青记学会的北方办事处；调动
到华北《新华日报》社。

专题资料

-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 胡次威(191)
中国所得税创办初期税制内容简述 张 森(223)

订正·质疑·补充

- 对《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的一点订正
..... 李钦哲(248)
关于《冯玉祥将军谈韩复榘》的一点质疑..... 余湛邦(249)

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

范 明

已故十世班禅大师的一生，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身体力行，艰苦奋斗的一生。他的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评价，正如万里委员长在悼词中所说的：“班禅副委员长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当年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和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将我 40 年来与班禅大师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伟大事业中，合作共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身经历史实，翔实地写出来。本文系笔者先期所写有关班禅大师文稿中的第一部分。

历史背景

相传达赖与班禅是中国藏传佛教的格鲁（黄教）派鼻祖宗喀巴的两个弟子根敦珠巴和克珠·格里白桑的转世化身，是西藏两位宗教领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仰，把他们当成“活佛”来供奉，藏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地上的达赖和班禅”。达赖居前藏布达拉宫，班禅居后藏扎什伦布寺，由清朝政府分别赐封直接管辖。

1911年，我国爆发了辛亥革命。1912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英帝国主义者乘民国中央政府初告成立，中国政局尚在动荡之际，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当局同当时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唆使西藏统治集团驱逐清朝驻藏大臣，妄图搞“西藏独立”，脱离祖国。此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在位。史载：“自川军退出藏境，达赖即派兵驻扎后藏，凡生产丰富地方，均被占领。军纪不佳，又复按户征兵，一切军装饷项，均被征者负担。民怨沸腾，公议请班禅到内地向中央求援，班禅从之。达赖闻此讯，约班禅到前藏会商抵御中国，如不同意，即以武力解决。幸有与议之信仰班禅者一人密为报告，班禅乃于民国12年11月轻骑简从，冒险出藏。达赖派兵追还，而藏兵有心缓进，故得脱险。”^①班禅走后，十三世达赖强行接管了班禅辖区的管辖权，委派扎萨喇嘛掌管扎什伦布寺政教事务，并派官兵接管了班禅的所属所有宗（县）和谿卡（区、乡）。

当时的西藏形势，正如九世班禅呈国民党政府文中所说：“边疆多事，国防领土，在在堪虞，西藏民众，痛苦尤亟”，而班禅本人还由于在“民元汉藏交哄之役”，“不避嫌怨，救济旅藏遇难之汉人，冀报祖国于万一”，因而“异己交政，艰难内涉”。史实和有关历史文献表明，九世班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祖国的立场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九世班禅于1924年抵达北京，晋谒大总统曹锟，“报告西藏政局，要求收回西藏版图”，并要求护送他返藏。1924年，北洋政府册封九世班禅“宣诚济世大师”名号，并准备护送班禅返藏，但因军阀连年混战，北洋政府无力顾及，护送返藏未果。班禅在此待命期间，遍游各省，“宣扬佛教，促进团结，翊赞中枢”。

1927年，国民党当政后，对护送班禅返藏事宜，也进行了多次筹备，但未能有所进展。直到1931年5月16日，九世班禅向

^① 九世班禅：《近30年之西藏》，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336页。

国民党政府呈文，表明“班禅忝司黄教，备位西陲，万里来归，倾诚内向”。请求国民政府“垂念藏民，于最短期间，通盘筹划，解决藏事。俾班禅得以早日归藏，宣示威德，则不惟西藏僧民之幸，抑亦国家无疆之休也”。1933年十三世达赖逝世，国民党政府任命热振呼图克图为摄政，1934年，西藏地方僧俗人事也向国民党政府呈文：“我民众素所希冀者，厥惟佛爷（班禅）在最短期间解决藏事返藏，不幸时至今日未见佛面，心中不胜惦念，惟有朝夕渴望早日返藏，以慰藏民之心。”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班禅“翊赞统一，效忠民国，阐教西陲，抚辑藏服”，遂册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任命为“西陲宣化使”和“国民政府委员”。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决定护送班禅返回西藏，成立班禅行辕，先后委派诚允、赵守钰为护送专使，并派了护送仪仗队。西藏地方政府亦派出多仁台吉、堪穷向巴却旺等为迎接班禅代表。1935年，班禅奉命行抵青海，积极筹备回藏。但英帝国主义者直接出面干涉，唆使西藏亲帝分子以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派专使和仪仗队入藏为借口，阻止和延宕班禅返回西藏。班禅行辕派大堪布汪堆诺布在西康邓柯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涉回藏条件，卒乃枉费唇舌，毫无结果。班禅率全部属员及仪仗队行至青海玉树龙休寺。后值抗战之初，噶厦政府提出班禅不得带蒙汉官兵入藏，并提出后藏永久应受前藏节制等苛刻条件。班禅坚决反对，再次请示国民党中央政府应按原定方案护送返藏。但因抗战紧急，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8月下令：“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九世班禅为顾全抗日大局，服从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于1937年10月致函护送专使赵守钰指出：三大寺和藏政府“毫无欢迎诚意，反欲使班禅与中央断绝关系，听彼指挥。……（班禅）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暂缓西行，以待将来”。并积极投身抗日斗争。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不幸因病在青海玉树圆寂。圆寂时，尚遗嘱班禅行辕官员“要始终拥护祖国”。国民党政府为褒扬九世班禅反对分裂西藏，维护国家统一，阐教西陲的功勋，追封为“护国宣化

广慧圆觉大师”；并命令移灵西康甘孜寺，特派考试院长戴传贤致祭和慰问班禅行辕。1940年11月，西藏派代表王乐阶、卓尼绛巴等迎班禅大师灵榇回藏。1941年抵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建塔供奉。

九世班禅逝世后，撤销护送专使行署，将班禅行辕归青康藏边区专员金在治管理。班禅行辕仍按照宗教程序派员寻访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于1941年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寻得1938年2月3日（藏历土虎年正月初三）出生的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官保慈丹，并接到青海塔尔寺供养。班禅驻京办事处在寻到班禅转世灵童后，呈请国民党政府批准为十世班禅。此时，西藏地方当局中亲帝势力气焰嚣张，他们逼迫热振活佛于1940年辞去摄政职务，由亲帝分子大扎继任。跟着，1943年夏，他们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企图表明“西藏独立”。在帝国主义唆使下，西藏地方当局中的亲帝分子设计陷害热振活佛，1947年5月7日，热振活佛被迫害致死。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的父亲祁却才仁也受到株连惨遭毒害。正当这个时候，西藏地方当局也自称寻得两个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并派王乐阶再来青海，迎接塔尔寺的这位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到拉萨举行掣签，企图选出一个亲帝国主义的十世班禅，以期达到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阴谋。以扎萨罗桑坚赞为首的班禅行辕官员，提出在西藏问题未解决之前，班禅坚决不返藏，并提请国民党政府明确宣布：（1）塔尔寺已履行宗教手续的班禅灵童确定为第十世班禅正身；（2）由国民党政府明令护送十世班禅返藏。1947年8月，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发给汉藏合璧印鉴一颗，并任命罗桑坚赞为班禅堪布会议厅扎萨喇嘛，王乐阶为教务处长，计宇结为政务处长，刘家驹为汉文秘书长，拉敏·益喜楚臣为藏文秘书长，罗桑坚赞为总务处长，纳旺金巴为典礼处长等，从而粉碎了亲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一事件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阴谋。

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

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赴青海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至此，十世班禅在法律上完成了认定手续，官保慈丹成为合法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洛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

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至十世班禅坐床，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班禅行辕人员在内地停留达26年，正如计晋美1949年12月21日《我们的希望》一文所说的，“西藏为中国的领土，人民为中国的同胞，我班禅大师为了西藏领土主权的完整和解除人民的痛苦，奋斗努力垂20余年。”但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北洋、国民党政府腐败，致使西藏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班禅返回西藏宿愿一直未实现。

受命保护尊重班禅 为解放西藏作准备

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班禅行辕的概况是：约有400多人，主要人物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扎萨喇嘛罗桑坚赞（1950年逝世），秘书长拉敏·益喜楚臣，典礼处长纳旺金巴，政务处长计宇阶，教务处长洛桑坚赞，总务处长图丹尼玛，班禅驻南京办事处长计晋美，以及住在班禅行辕的国民党政府青康藏边区专员金在治等。他们曾以“避免战乱和自身安全”为理由，离开塔尔寺避居青海省都兰县的香日德。

兰州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总部驻甘肃省榆中县城近郊的一村庄里。1949年8月上旬，彭德怀司令员叫我（当时任一野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到司令部，让我看毛泽东主席给他的《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电报，其中第四项中特别指出：“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彭总说：“这是毛主席关于准备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指示。看来保护班

禅，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不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决策，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认真执行，作好调查研究。”并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我具体执行。当时在座的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还有兰州地下党工委书记杨实同志。

兰州解放后，彭总对我严肃地说，现在联络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紧急任务是：第一，要把争取和团结班禅的工作做好；第二，要把甘南藏军保安司令黄正清的工作做好；第三，要把安木多地区藏族的工作做好；第四，采取团结教育藏族知识分子，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创办藏族训练班。我们联络部当即本着精神进行了部署和工作。我接触藏族工作从此开始。于是派员到青海，配合青海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前往塔尔寺，做班禅堪布会议厅留守人员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做班禅的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班禅欣慰地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忭，今后人民之康乐有期，国家之复兴可待。即久被忽视之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卜庆来苏。仍恳领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班禅谨代表全藏同胞，向钧座致崇高之敬意，并矢诚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10月1日叩。”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派了袁心湖、余恺（秦慎之）等在西宁设立青海联络站（青海省民族研究委员会），负责做争取班禅和达赖的工作，他们在青海省委的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后，将班禅及其集团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1949年11月23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电复班禅：“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

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同一天，彭总也电复班禅：“来电敬悉。查西藏乃中国之领土，在国民党卖国政策下，遭受帝国主义之蹂躏，致全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今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下，即将解放全国，摧毁国民党残余，驱逐英美帝国主义者一切侵略势力，求中国领土之全部独立与解放，登全民于衽席，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

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帝国主义者通过美国合众社发布了一则西藏当局将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度、尼泊尔，并派代表到北京，以表示“独立”的消息。为此，毛主席在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1950年1月20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庄严宣布“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然没有权力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力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班禅堪布会议厅积极响应这一立场，于1月31日，为反对西藏拉萨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赴英、美等国表示“独立”的举动，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示愿率全藏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并发表声明：“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组成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任何帝国主义不能侵略和吞并。我第九世班禅大师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掠夺，不满意前藏当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行为，早于1923年离开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里，呼吁请命，国人皆知。去年拉萨当局曾经以‘商务代表团’名义，到英、美从事独立活动。最近又将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要求西藏独立，此

等一连串荒谬举动是违反全藏人民的公意，显然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对于这种背叛祖国，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拨分裂的恶劣行为，要誓死反对到底……”

1950年4月26日，青海省委统战部和青海联络站，为了进一步加强班禅方面的工作和满足班禅的请求，专函介绍班禅行辕原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到兰州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一野改称西北军区）见我，申述他们要到西安向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敬的意见和要求。经请示西北局复电同意后，于6月中旬联络部派人送计晋美等到达西安拜见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首长，递交班禅大师致彭德怀主席的函件后，并于7月21日列席了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彭德怀主席于7月29日复函班禅大师：“班禅额尔德尼先生：计晋美诸位来西安，收到相片两张，并接6月12日惠书，藉悉先生爱护祖国，关怀解放西藏之至意，曷胜欣慰。关于解放西藏人民和领土问题，我中央人民政府，正在尽速做好准备工作，即行进军，誓将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彻底肃清西藏内部的人民公敌，解放藏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区域自治，从事恢复与发展经济事业。尚希先生依据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号召藏族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迅速达成任务，使西藏人民早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享受平等、安乐、幸福的新生活。兹送上袈裟衣料一件，绸子一匹，茶叶十块及本人相片一张，希即哂收。俾此奉复，顺致敬礼！彭德怀7月29日。”彭总还电呈毛主席，请示班禅大师致敬团晋京事宜。8月3日，毛主席电复彭总，同意计晋美可以赴京面谈他们的要求和解放西藏的意见。

班禅致敬代表携有班禅大师《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函》和《上周总理函》。在《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函》中写道：“……兹特派属员计晋美、王团柱、罗桑、昂嘉格勒等赴京晋谒崇阶专诚致敬，报告西藏情况及前藏反动当局之阴谋诡计，压迫西藏人民，联

络帝国主义之事实。伏乞俯赐召见，垂询一切。并恳早日进军西藏，肃清西藏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拯救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以达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班禅誓率西藏爱国人士效忠祖国，配合解放大军迅速解放西藏，使倒悬已久之边民，得在我英明领袖之领导下，与内地同胞共被露德，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计晋美等致敬代表于 8 月 1 日还经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向毛主席呈递了《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滇、康、青、新四省同时进军西藏，统一作战，以收迅速解放之效”。《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还提出：“西藏有整块的土地，同一的民族，适合区域自治的条件，组织一行政区而将前后藏分别自治。”此外，他们还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要求。

1950 年 8 月 25 日，班禅大师及其行辕人员，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返回塔尔寺等候返藏。9 月 2 日，班禅大师亲率其行辕主要官员前来西宁市，向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致敬，感谢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他们在讲话中表示：（一）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二）遵守《共同纲领》；（三）加强各民族团结。并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基本已被消灭，我们全国人民，已走上光明的道路，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团结在毛主席旗帜之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所规定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尊重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文，是照顾到我们少数民族的实际需要”；历史上民族间的隔阂和分裂，是已往的统治阶级造成的，“现在人民政府成立了，国内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希望各民族本着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亲密团结，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为一个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1950 年 9 月 11 日，班禅堪布会议厅向彭总又呈送了一份《解放西藏的意见》。呈文说：“查现值我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准备解放西藏之际，本厅为了贡献政府明了西藏情况，并请迅速解放起见，

拟具解放西藏意见一份。是否有当恭请采择施行。”《解放西藏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

(一) 现在的西藏……除极少数的帝国主义走狗反动统治官僚者外，上自政教领袖达赖、班禅起，以至全西藏人民都在等待着伟大而亲爱的解放军到达西藏，脱离统治者的桎梏，享受全中国大陆上各民族所享受的自由与安乐，那么解放西藏，根据上面的事实，上面的理由，是顺从民意，合乎西藏大多数人民迫切要求的……

(二) 解放西藏越快越好……因为他们反动派有帝国主义者者的后盾和援助。倘若时间越长，他们的援助和准备越充分，越周到，反动宣传越深入，抵抗力量越强大……如果旷日持久，则反动派利用充分时间，可能强迫全藏人民，充当兵役，搜刮民财，充实反抗经费……并且还用外交阴谋手段，来联络其他国家，所谓非法“亲善使团”等，企图让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基于上述情况，所以解放西藏越快越好……

(三) 解放昌都等 14 县，请政府派遣解放军由玉树向西南的康北群布等三十九族进军，则因地势平坦，行军便利，三十九族的解放，易如反掌。再由三十九族直取昌都等 14 县，有高屋建瓴之势，利于进攻。一方面由西康大军渡过金沙江，则两面配合夹攻，昌都等 14 县的胜利解放，可操左券。

(四) 训练藏族人民担任翻译工作……拟请政府在甘肃境内，吸收懂得汉语的藏族人民 1000 人至 2000 人，加以短期的训练学习，然后拨派各部队内，随军西进，充任翻译……

(五) 西藏解放后，反动派已经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被驱逐出境。我达赖、班禅两领袖间的隔阂，完全消释，再没有挑拨和离间的存在，那么两领袖自然恢复过去历史性的互相尊重和亲睦。遵守宗喀巴大师遗教，发扬佛教宗旨，遵守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政令，使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全藏人民得享受兄弟民族同样的自由平等，互相团结，更进一步地拥护人民祖国，巩

固西南国防，为建设新西藏而努力。

9月上旬，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计晋美，作了亲切的谈话，答应了班禅致敬团所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并于9月23日，向西北局、西南局以及青海省委发出了《关于班禅致敬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的指示》，除了肯定班禅代表“所提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很好，是合乎爱国与团结的精神……”外，并作出了我党争取团结班禅集团的英明决策和方针：“班禅集团愿意同我们合作，是一件很好的和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西藏解放形式如何及达赖集团的变化如何，我们必须积极争取班禅集团和他们所能影响的人民和我们合作。”同时对他们所提问题和要求，一一作了明确的答复：（一）确定增加班禅封号的时机，俟西藏代表团来谈判后再定；（二）班禅回西藏是确定了的，回藏时机亦待以后情况决定；（三）同意他们组织民族部队3000至5000名，其中包括班禅卫队500名。由人民解放军派出得力与又能搞好民族关系的人员，帮助他们组织和训练；（四）同意在塔尔寺附近设立民族学院分院或单独的训练班，帮助他们训练行辕人员和一般干部；（五）同意成立宣传队；（六）同意拨一个医务所；（七）帮助他们成立机关消费合作社；（八）同意拨给一部电台，并配给报务和译电人员；（九）同意拨给汽车；（十）同意建立北京、重庆、西安、西宁四个办事处；（十一）经费，班禅本人每月用费银洋1500元，班禅行辕人员包括眷属412名，总计每月发面粉2468袋（44斤为一袋）；（十二）发还香日德垦牧地，将来如实行土地改革，依政府法令处理；（十三）同意由政府派联络员参加行辕。中央电报中还要求“转告有关的党政军干部，对他们采取积极和热忱帮助的态度，所有派去他们那里工作的人员，必须加以选择和加以必要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党的民族政策，具有热忱帮助西藏人民的决心和良好的工作态度”。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争取和团结班禅集团纲领性的文件。中央又于1950年10月13日，再次致电西北局和青海省委，对处理班禅所提要求作了明确指示，其中关于国民党

政府青康藏边区专员金在治的处理问题指示：“金在治问题已与汪锋谈好，仍回西北工作，工作由西北局决定。”

西北局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于1950年11月8日、11月13日两次作了具体指示，并任命我为西藏工委（后改为西北西藏工委）书记，筹备进军西藏事宜。

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也积极地开展了争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当时，尽管西藏地方当局在大扎摄政为首亲帝分子把持下，对解放西藏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央人民政府仍然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代表前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逐步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一整套方针、政策。

就西北来说，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根据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的指示，于1950年5月在西宁组成由当才活佛为首席代表，夏日仓活佛和显灵呼图克图为代表，格勒嘉措任秘书长，并有青海联络站迟玉锐等同志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决西藏代表团”（简称青海劝和团）。青海劝和团组成后，彭总亲到西宁，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关政策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7月，青海劝和团从西宁出发，前往拉萨，对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宣传说服工作，使能派出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与此同时，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于7月10日也从甘孜出发，另路前往西藏，进行劝和工作。

西藏地方当局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对抗中央人民政府，他们不但千方百计地阻挠青海劝和团前往拉萨和扣押了工作人员迟玉锐等；在昌都还毒害了要求前往拉萨面见达赖劝和的格达活佛；而且积极地进行扩军备战，除将一部分藏军分布阿里、黑河地区外，把主要兵力放在昌都一带，企图依据金沙江天险同解放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以军事促和谈，以和谈达到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以及“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决策指导

下，不得不于 1950 年 10 月 7 日，发动了解放昌都战役。10 月 19 日，昌都获得解放，藏军除九代本（团长）格桑旺堆率部起义外，大部被歼，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

在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感召下，在昌都战役取得胜利的促进下，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张和谈的势力和亲帝分裂主义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斗争的结果，亲帝分裂势力头子大扎摄政下台，十四世达赖亲政，释放了被扣押的青海劝和团工作人员迟玉锐等，归还了电台，这是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系的第一部电台。并于 1951 年 2 月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五人代表团，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中央决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向 班禅行辕派驻代表

1950 年 12 月，党中央来电询问西北进藏筹备工作的落实情况，西北局通知我到西安汇报有关入藏筹备工作事宜。我于 12 月中旬到西安，在西北局会议上，汇报了西北军区关于进藏的设想和方案，以及我个人的意见后，习仲勋等同志也谈了西北局关于进藏筹备工作的一些意见，决定让我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和请示。我们于 1950 年 12 月 31 日抵达北京，住在北京饭店。1951 年元月 3 日，李维汉部长叮咛我准备一个有关进军西藏的汇报提纲向中央汇报。我在汇报提纲中就护送班禅返藏问题提到：“班禅行辕代表由何处任命（中央或西北），以便正式通知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之民族军 3000—5000 人有困难，现在只能搞 300—500 人；民族学院分院可否设在兰州（因塔尔寺无地方），等等。”

汇报提纲送上后，元月 30 日，李维汉部长接见了我们。首先由我根据提纲汇报了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关于组成西藏工委、骑兵